

周仕华 散文作品

故物录

看不见的时光，从来不说谎，于悄无声息间把人变老，把事物折旧。时间去了哪儿？这似乎是一个很玄奥的哲学命题。

睹物思人、见事忆旧，一个小小的物件，藏着时光里的感动，或岁月里的小心事。有的永远尘封，而有的却在某个机缘巧合中偶然开启，透过这个窗口，碰到时间的伤口，再痛一痛，抑或忆起一些缠绵，捡拾一段记忆残片。

回一趟老家，便复苏一次记忆。前不久回去，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堂屋后的厢房。我看看墙壁上贴着的十多年前前的年画，还有二十多年前我上初中时得的奖状，如今已经褪色，我睡意全无。于是，我起来拉开抽屉，试图寻找一些时间的印记。

明信片

我找到一张明信片，很旧，很简朴，上面有我写给小弟的几行字。大意是我给他寄的钱，他收到了一定要记得回复，以免我挂念。可惜落款没

有日期，邮戳也全然模糊。我一时疏忽，让这一张硬纸片寄出去的确切日期无据可考。这应该是小弟从学校带回家的，他是想作某种纪念吧。而现在，它灰头土脸地躺在抽屉里，面容憔悴得叫人心痛。

泛黄的记忆，是秋天的落叶，飘零在曾经走过的路旁。而这一张明信片，推算起来应该是小弟上高中时留下的，距今至少有二十年了。

我从抽屉里拿出明信片，放在手里反复摩挲着，我的指纹却无法提取到有效的信息，破解不了岁月的密码。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邮寄明信片，一张卡片、一幅画、几行诗意的文字，构成一个可以储藏记忆，蕴蓄情感的所在。由邮局发行的明信片，邮票印在左上角，写上地址，投入邮筒，便可以远走高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哪个学生的课桌里没有几张明信片呢？许多明信片设计得都很精美，有的是名画，有的是人物或景物的照片。

信息时代来得太快太突然，邮寄书信和明信片的人已经很少了，就好像曾在大地上生活的某种动物或者植物，多少年后只留下供人们追忆的标本。我这次找到的这张明信片，便有些标本的味道。

当我顺手将它放回抽屉的时候，似乎也放弃了某些东西。有小小的失落袭上心间。一闪念，或许成为永恒。永恒，或许因为一闪念。世界太大，难有恒久的存在，当然包括脆弱却自恃强大的人类自己。

学生证

紧接着，我找到一本学生证，是湖北来凤民族师范学校的。红色塑胶封皮，内页第一张有我的照片，照片已经模糊。我一九九一年考上这所学校，算起来有三十四年了。

上师范学校时，我十七岁，第一次出远门。到校后不久，班级组织同学统一照相，学校为每名同学办了学生证。照相时，我穿的衣服是三姨给我买的白色竖格子条纹衬衣。

当时，学生证可以在校内当借书证使用，在学校的图书室可以一周借一本书看，归还后再借。此外，拿学生证还可以进阅览室，看各种报刊杂志。印象里，小学和中学阶段我都没有领过学生证。

看着二十多年前的学生证，我感觉十分亲切，它留存着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没有把学生证拿走，仍然让它躺在原地，我不想惊动已尘封多年的美好，抑或苦难。

求学，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读书让我走出了大山。而求学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又是一段不堪的记忆，苦难多于欢乐。诚然，读书不是为了拿到一个学生证，而一个学生证里，隐藏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痛楚，太多的不愿再去忆及的东西。

在当时我们老家那个山沟沟里，能上师范学校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而我的梦想却是考上更遥远的那所大学。因为家庭原因我选择了这所师范学校，一旦选择，便一直热爱，今天，我仍然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光荣。

德福的土地

朱荔芳

太阳摇摇摆摆地就要掉到西沙河里了，德福还在地里拾掇着西瓜。他准备干到红色的碎云都融化在西沙河里发不出光来，再回家喝汤。

德福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好手，沙地、淤地、盐碱地，别管什么样的土地，经他的手侍弄过，便具备了神奇的力量。瞧，这西沙河河滩上，圆滚滚的西瓜像睡了一地的绿娃娃。

德福一辈子亲不够土地。他喜欢脚踩在泥土上痒酥酥的感觉，喜欢闻泥土混合着青草、庄稼的味道。泥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都像是他的亲人。玉米一身绿衣，头顶淡棕色的玉米须，多好看。成熟的大豆被太阳暴晒，豆荚噼里啪啦裂开，简直就是那淘气的小男孩。棉花呢，白得像他和老伴儿的头发。

这些年，老少爷们把攒足的劲儿都使在土地上，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好日子，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光景好了，人心也大了，土地

再也拴不住年轻人往城里跑的心。一些地竟然没人种了！甚至有的人家不要租金，白种都行。

有地却没人种，这是德福八十年的人生经验所不能理解的。剩下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再像原来那样绣花似的侍弄土地，真不是个法子啦。德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里一下子长满了草。

小时候，德福常听爹讲爷爷和爹给东大门地主家当佃户的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打下的收成让地主扒拉着算盘，七算八算就不剩啥了。爷爷和爹做梦都想能把汗珠子摔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起五更睡半夜，在乱石岗上开辟出了一片巴掌大的瘠薄之地，种上抗旱耐涝的高粱。还没等高粱熟透，地主就带着人来砍高粱了！爹实在气不过，上前去理论，却被地主放出的恶狗追着咬。爹急了眼，捡起一根木棍打在狗头上……

狗日的大奎！狗日的大奎！德福大声连骂几句。

叮叮，叮叮，德福的老年机响

了。他掏出来看到屏幕上一个大大的“1”，就知道是儿子打来的。儿子胜奎农业大学毕业后，从技术员干到了县农业局局长。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老汉的嘴角咧了咧。

今天不是星期六，咋打电话来了？胜奎问了问他的身体情况，叮嘱德福别忘了看县电视台今晚八点的节目。到底看啥，胜奎还没说清楚就听到电话里有人把他喊走了。忙成啥样了？德福有些失落，又有些心疼，嘴里嘟咕着，赶紧起身往家走。

德福一回到家，就把电视调到县电视台的频道，又把儿子打电话的事给老伴儿说了。老两口揣着心事，简单喝罢汤，就守在电视机前。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下都撞在老两口的心上。

八点到了！今天的“金土地”节目报道的是全县农业会议，只听一个主持人大声说，欢迎副县长李胜奎同志讲话。德福听到“副县长”三个字后面跟着的是儿子的名字，他生怕错

过什么，没敢说话，只抬眼看向老伴儿，老伴儿又惊又喜地冲他点点头。紧接着，德福看到胜奎走向讲台。

三十分钟的讲话结束了。老两口在沙发上坐着，晕乎乎的，谁也没开腔。突然，德福对老伴儿说，喝口酒。

老伴儿走进里面的房间，从饭橱的最里面拿出了上次待客剩下的半瓶好酒，自己先抿了一小口，泪湿了眼眶。不知道是因为儿子的提拔而高兴，还是因为老头子不用再焦心了而松了一口气。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一手端着晚饭剩下的几口茄子，一手握着酒瓶，两个手指捏着个酒碗，走了出来。

德福没用酒碗，嘴对着瓶猛喝了一大口，辣得直吧唧嘴。

月亮挂在老榆树的树梢。沉睡中的德福，在跟爷爷和爹说着胜奎讲的“土地流转”的事。其实，这个新名词到底是啥，德福还真没弄明白，但他知道这总归是个好事。

宁静的小镇（外一首）

孙玉荣

如童年的秋千轻荡

我走进小巷
探寻它最幽深的宝藏
再用文字
凿刻在落日映照的墙上

静静地等待
一个夜晚
会有一个长长的梦
打湿门窗

未见过的美好

凉风如笔，洗净阴霾的残页

清晨湖面，最后一颗星沉入
水波熄灭
乐声漫过涟漪，与浪涛合奏
和弦
弹唱者的面容隐入光影
是银丝老者，还是青丝少女
都成谜

薄雾给垂钓者披上轻纱
零星的低语
在湿润的空气中
织就默契的网
岸边，紫色叶片托起新生的花
一声鞭响惊破寂静

绽放的不只是花朵

还有被唤醒的，蓬勃的草叶

涨溢的湖水轻拍
石桥下的船
像抚慰一场旧梦，
温柔而绵长
冰凉的触感，牵引我抵达心
的故乡
蟋蟀长鸣，草木葳蕤
露珠里藏着季节最灵动的诗行

从桥上拾级而下
晨光为万物镀上金边
眼前铺展的，是岁月馈赠的
从未见过的，热烈的美好
每一寸光影，都在诉说生命
的欢歌

下雪了

于彬

下雪了
雪在肆无忌惮地飘洒着
一片片孤独 一片片寒意
天地灰蒙
一片雪花
在我肩上停留片刻
随即更多的雪将我覆盖
我只能抱住自己
像一只雪狐
远处大片的群山被雪掩埋
雪谷像一只荒凉酒杯

一群狼从天边尽头走过

背上驮着冻僵的蛇

小镇上
街路并不宽
我静静等待着
有一张熟悉的脸和我相遇

食物的香气
从早点铺子飘出
这小镇的慢节奏
让我找到回家的感觉

时光缓缓流淌
像漫过青石板的溪流
白白的藕，白白的足
任思绪也莫名地驿动

菩提在高处
折射着温柔的阳光
吱吱呀呀的木梯



雪（外二首）

闫明霞

谁用风的鞭子
轰赶羊群一样
把一个季节
赶下了山坡
在北方的大地奔跑

我看见，人们
在向自己的身体里
塞棉花
塞羽绒
塞人造棉
直至把自己塞满

好像北方以集体的形式
钻进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包裹里
好像北方的一切
被一场又一场大雪裹紧

北方的雪

北方的雪
让我想起父亲的村庄
母亲的村庄

北方的雪
把离去的脚印
和归来的脚印
覆盖又覆盖

雪花花语

一场雪压住了
北方质疑的声音
是呀，没有雪的冬天
还能称为冬天吗

雪是养人的
漫天舞动的雪花是人们
心中飞舞的精灵
枯燥的季节慢慢潮湿
一幅水彩版画
徐徐展开
被晕染的世界立体而饱满

一切丑恶都被统一
冰冷覆盖着冰冷
雪被下掩护的却是温情

屋檐下的鸟巢
只剩烟火味
风雪遮不住归途
老屋寂静，熟悉的饭香
飘过虚掩的木门
一场雪为序
正将圆满的组章写进
空白之页

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